



华不注投稿邮箱:  
qlwbhzbz@163.com

【足迹】

## 药山采药记

□韩小荣

药山是“齐烟九点”中颇为独特的一座山峰。说它独特,是因为山上不但盛产中草药,就连山石也可入药。药山上出产一种珍贵的“阳起石”,药效极佳。据说古代的神医扁鹊常来药山采集这种石头,所以,药山还有个别名叫“阳起山”。

早就想去药山,有两个目的:一是为了看风景,既然纳入“齐烟九点”,想必有它的不凡之处;二是寻找山上的草药,看看究竟是不是名实相符?

药山周围是一些民居,我邀请朋友小周一起爬山,我们穿街绕巷,大约十分钟,来到山北一座牌坊处。牌坊正上方书写着“药圣坊”,坊柱左侧:天宝物华人杰地灵,右侧:九点齐烟唯此为尊。这牌坊本身不甚壮观,既然名之为“药圣坊”,就不由得让人生出些许敬意。

来登山的人不多,依稀可见三五个人影。牌坊周围草木丛生,掩映着一条曲折山径,这里可以直达药山最高峰。我来了劲头,拿出方便袋里的小铲子,准备看见草药就挖回家养殖。药山的树松柏居多,也有野枣树、榆树等。这些树没什么特别,我们的眼睛主要盯住它们的树根,生怕遗漏下每一株草药。小周说,别的草药不好辨别,有一种千头菊和葑草她都认识。

好不容易看到一株千头菊,却离我们老远。斜坡太陡峭,我们不去冒险,继续向前。猛然抬头,却发现一块巨大的山石上挺立着一个石葫芦雕塑。这是药葫芦,传说古代的十大神医都来过药山采药,这算是一个标志性建筑物。

我们在药葫芦周围徘徊,说来凑巧,大石块附近的杂草丛里,小周发现了葑草的倩影。原来是一种叶子边缘带有锯齿的、姿态十分优雅的青绿草药。这种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口即可消炎去肿。还可以制作药酒,可祛风利湿,补肾活血。值得欣喜的是,葑草的所在位置地势较缓。我们打算好了,先去山顶看看,下山再挖葑草。

药山不高,海拔125米,我们很快就到了山顶。山顶上很宽敞的一块平地,四周都有护栏。迎着习习凉风,向北望去,黄河大坝上的森林郁郁葱葱,仿佛一条玉带,依傍着黄河这条长龙,无限延伸。再向东南方向看去,我们所在的主峰接连八座小山峰,九峰林立,如莲花起伏。故而,药山又美其名曰“九顶莲花山”。按理说,这莲花多少沾带些禅意,可惜山上没有庙。

药山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,有的如蜘蛛,有的像青蛙。山顶上还竖立起两块“情侣石”,吸引了许多年轻人驻足观看。这么多的石块,到底有没有阳起石?在古代,阳起石是贡品,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开采,真正的阳起石早就踪迹全无。为了证实山上的确出产阳起石,有关部门开采山石碎片拿去研究,结果发现石块内确实含有阳起石成分。

我心里想着那株葑草,无心流连山顶景致,拉着小周按原路返回。那柔媚娇小的药草儿果然在等着我呢!我唯恐它根部受了空气的侵入,不好养活,只好深挖下去。小铲子不给力,费了好大力气,总算把葑草的根部保护了起来。

这次药山采药,良朋做伴,雅兴不浅。虽然只采到一株葑草,却是谐音“仙草”哩,真是不虚此行。

【印记】

## 章丘话，话章丘

□王爱竹

章丘话,就像章丘大葱:甜绵、香脆;热辣、浓烈,味道特别醇厚。不管章丘人在哪里,是怎样的穿着打扮,只要一开口,立刻就能辨得出。

可是,提起章丘话来,我却脸红得很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我从章丘老家来到省城读书,学校里汇集了各省各县的同学,讲起话来,那真是南腔北调,可是品评优劣的结果,“舆论界”竟一致认为我们章丘话最难听。于是章丘话成了同学们模仿的材料,我这个章丘人成了取笑的对象。

章丘话和普通话比较,“R、L”不分,章丘人(ren)读成章丘雷(lei);“猪肉(rou)”说成“猪漏(lou)”;把“小数点儿”念成“小数嗲(diai)”……有一次上化学课做实验,我嫌小组的一位女同学乱摆弄仪器,斥责她“你咋着了?”她听了不但不气恼,反而笑得前仰后合:“俺砸着了呢!”起初我也为老祖宗传下来的章丘话感到不平,但后来就渐渐丧失了自信力,甚至从党校回家时听到老乡们说话,竟也觉得那么难听。

在这场“比家乡”的论战中,使我彻底败下阵来的是在1960年的“支援三秋”中。地点正是章丘黄河边的一个公社。那个年代,那个地点,风沙、盐碱、地瓜干窝窝头、人拉耕犁……同学们真正领教了“章丘雷”的厉害。于是同学“舆论界”又一致认为:这“章丘雷(人)”不光说话“喂”,难听,还特别穷。穷就穷吧!还又穷又酸。据说“章丘雷”待客太讲究礼数,总是盘儿、碟儿摆一大桌子,其实里边没多少东西,因而被戏谑为穷酸、穷讲究。



- ▲ 章丘百脉泉公园内的李清照故居。
- 《燕行图》中描绘了章丘八景之“绣江春涨”。

三十多年前,济南街头经常有推着小车走街串巷爆大米花的人。通常是下午四五点钟,不用出家门儿,只要听见马路上传来那熟悉的“砰”的巨响,就知道是爆大米花的人来了。我们这些孩子便坐不住了,央求妈妈要来一茶缸子大米,一个干净的大盆,还有一两毛钱的零钱,我和妹妹便高高兴兴地去宿舍门口排队爆大米花了。

等候的小朋友特别多,我们都将准备盛放大米花的大盆、大锅等器皿摆在那里排队,有时路边上能摆出一个由一二十个盆和大锅组成的长龙,场面相当壮观。每个器皿里面几乎都放着一茶缸子大米,很少有用玉米的。用大盆排好队后,我们便凑上前,围在爆米花炉子的周围,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爆大米花的老大爷,看他如何一丝不苟地爆大米花。

只见老大爷熟练地将一茶缸大米,加一勺糖精,倒进一个又黑又重的大肚子筒锅里,拧紧盖子,再把这个笨重的黑铁家伙放在一个小炉子的火上。然后左手拉着一个小风箱,右手握着锅前头的一个小把,开始不住摇啊摇。一会儿向左摇,一会儿向右摇,还不时地查看锅上面的一个压力表。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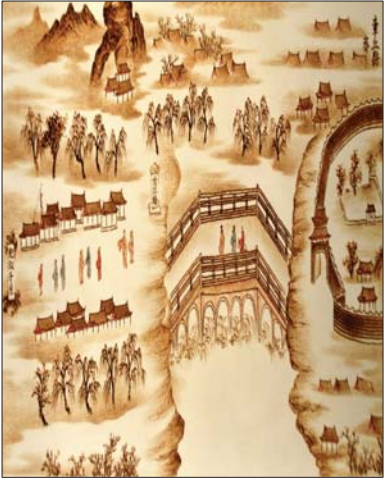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一篇“一代词人李清照之父——李格非撰写的《廉先生序》碑石出土”的报道,一时引起学术界轰动。此前,李清照故里一直得不到确认,由于这件文物的出土,“章丘明水塘子崖是李清照故里”一说,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。从此,“明水是李清照娘家”再无争议。

作为一个章丘人,看到这些报道,当然很是引以为豪。但遗憾的是从小竟没去过明水,于是,带着对一代词人无限的神往和崇拜,在1982年的暑假里,我踏上了去明水的“朝圣之旅”。

沿着济青公路一路东去,只见路南是和公路平行的胶济铁路,再往南便是连绵如眉黛的群山,高低错落,像轻柔的丝带,缠绕在峰腰山巅。公路北,却是一望无际的沃野,旺盛的庄稼都长到一人多高了。汽车开到了明水的西郊,正往前疾驶,忽然面前出现了一个大断崖,汽车一下子“跌”进了几丈深的崖下。哦!这就是当地人说的“塘子崖”了。

定神一望,只见崖下溪流纵横,水清如镜;粉墙黛瓦,烟柳笼翠。一方方稻田,绿缎似的直铺向天边,绿缎上,远远近近地点缀着盛开的红莲,微风吹过,夹着水汽的荷香阵阵扑来。哎呀!这不是到了江南水乡了吗?

望着眼前的美景,仿佛看到柳荫深处,隐隐约约有一处深宅大院。粉墙院内,一个小姑娘正跳下秋千,汗还没来得及擦,忽听有人来了,慌忙提着鞋子,只穿着袜子就往门里跑,头上的金钗都跑掉了……进得门来,拿枝青梅捂着鼻子,若无其事地回头



凭我们热切盼望,目光焦灼,老大爷仍然不紧不慢、全神贯注地摇着。

过了五六分钟,老大爷突然站了起来。经验告诉我们,大米花就要出锅了。我们这些胆小的小姑娘连忙捂住耳朵,快速躲到一边,远远地看着他把锅的一头放进一个笼子里,用一个铁棒用力一撬,顿时“轰”的一声震天响。就像变魔术一般,一茶缸又干又硬的大米神奇地变成了一大盆白白胖胖,香味扑鼻的大米花!

长大后才知**道**,那些又干又硬的大米,只有在经历了高压高温的历练,才能在离开锅的一瞬间,迅速胀大成蓬松的爆米花,并且迸发出它隐藏已久的浓郁、奇异的米香味儿。

随着夕阳西下,天色渐晚,一闪一闪的炉火将老大爷黑瘦多皱的脸庞映照得红彤彤的。他依然不慌不忙,旁若无人地摇啊摇,仿佛在修行一般。

等轮到我们时心情特别激动,终于在听到那“砰”的一声响后,看到属于自己的白花**花**,香喷喷、热乎乎的大米花啦,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

端着满盆的大米花往回走的时候,也不忘让继续排队等候的

向门外瞧:谁呀?

是啊!明水,这明净的清水,就是千古才女**照**影打扮的梳妆台呢!

没几年,在这垂杨深处,梅花泉边,李清照故居落成了。从此,一代词人魂归故里,再不浪迹江南,孤苦无依。泉边柳下,日日品茗、吟词、赏金石;岁岁接待八方游人,会天下骚客……

穿过美景如画的“塘子崖”,再往明水街里走,更是美不胜收。什么百脉泉、墨泉、明眼泉……整个“小泉城”我逛了个遍。在这里,我还弄清了章丘人的“母亲河”——绣江河的源头。纵贯章丘南北的绣江河,汇集了南部丘陵涌出的大小泉群,浩浩荡荡一路北去,穿过古貌犹存的老县城,流进良田万顷的绣惠平原,又曲曲弯弯折向西北,最后注入小清河**南**岸的白云湖。

说起绣江河,那可是让我心驰神往的地方。

小时候,比我大二十多岁的堂哥给我讲过老县城著名的“章丘八景”,什么“晓月”,什么“晚照”,令人如临其境,心驰神往。讲过县城附近的长白山上,范仲淹“断韭分粥”,“殿角埋金”的古贤传说。他还讲过:绣江河两岸,明、清出现的几位“部长级”六部高官,什么尚书、侍郎都有名有姓。这“章丘八景”非堂哥杜撰,《章丘县志》上有据可查。当然,堂哥更说到了“旧军孟家”,近代商界巨头,全国各地祥字号连锁店东家,孟洛川的老家就在章丘城关、绣江河畔。

老县城,当年商贾云集,市井繁华,是章丘的心脏,据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县政府才迁往明水的。在当代章丘人的眼里,新、老县城,如同北京和上海:一是庄严、古雅而文脉绵绵;一是新潮,靓丽而生机勃勃。

绣江河两岸,说她是富庶之乡,隆盛之地,一点也不过分。说到这里,我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同学的那场“比家乡”论战,我的老同学:你的家乡美,俺们章丘也不丑。当年你体验到的“章丘穷”,那是特殊年代加给她的敷贴物,不是她的本色;至于说的“章丘雷穷酸”,那是待客的礼仪文明,是纯朴民风的传承。犹如一位端秀的淑女,即便一身褴褛,也不失大家风范。

小朋友们抓上一把先吃着,那种分享的快乐真是美好的记忆。

一进家,全家人都围上来,一人一把抓着大米花吃。刚刚出锅的大米花绝对是香甜可口、又酥又脆、入口即化、唇齿留香啊!年幼的妹妹,迫不及待地将整个脸埋在爆米花盆里舔着吃,粘了一脸一眉毛的大米花,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!小妹妹自己也忍不住“扑哧”一下笑出声来,结果盆子里的爆米花被她吹得四处逃窜、满地开花。

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依然有来宿舍门口爆大米花的人,只是来的频率少了。那时候我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非常喜欢吃爆大米花,有一次她向我抱怨:“都二十岁的人了,再也不好意思像小时候那样端着盆,站到马路边上,等着爆大米花吃了。可是真的太想念爆大米花的味道啦!”

过了不久,宿舍门口正好来了一个爆大米花的人。当时,我的**小**妹妹还在上小学,由她代劳帮我们爆了满满一大盆爆大米花。当我把一大袋子新爆的大米花送给我的那个好朋友时,至今我还记着她惊喜异常的表情呢!

【味道】

□甘霖